



■ 冯磊

鸣蝉

■ 龚安明

一个钟情于夏日的昆虫
如同一个痴心的汉子
那样迷恋夏日的美丽
热烈和赤诚
烈日当空 酷暑难耐时
毅然敞开心胸
与夏日热情相拥
直至被炎夏融化
以身殉情

也许是缘于一份感恩之情
它才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歌手
亮开自己的歌喉
尽其所能
为催生它的夏日
卖力地唱响呐喊
歌唱一生

也许是经历了漫长的轮回和等待
心中积蓄了太多的梦想与憧憬
要在这个季节里
畅诉离情 出彩圆梦
所以才那样得意忘形
把自己的长歌
当作消夏之声
倾情放送

也许是早有自知之明
因为时日苦短
所以不舍昼夜
高声长鸣
借以渲染自己
轰轰烈烈的一生
免得秋凉时节
抱憾而终

登山

■ 赵崇稳

迂回下绕登峰巅，
折转上行坐云端。
正是拓荒必经处，
曾疑林密误判难。

古城游

■ 郭克武

穿街走巷游古城，
亭台楼阁明清风；
岸柳河桥醉游客，
只缘身在画图中。

春潮

■ 姜德清

鞭炮轰鸣，
天地相辉映；
举目望海感叹，
宝岛六十五冬。
改革春潮迅猛，
红旗尽展雄风；
今日华夏梦美，
何时陆岛一统。

小暑

■ 吴辰

快要出梅，这恼人的雨
终将落成忧伤的记忆
不再粘稠，不再潮湿
琐碎的生活，重新合成
亮丽的画卷
深深浅浅，点点滴滴
都是鲜活、明媚和快意

小暑，日子开始步入炎热
那些分辨不清的爱与诺言
就要被投去熔炼
闭上眼，你能想象
它们在熔化，镇定或是慌张

吃后感

据说，改革开放后的某段时间，国内嫁给老外的，很多是上海姑娘。

又据说，那些在自己国家混得不好西方男人，都喜欢到上海找本地姑娘。

上述这段文字，我用了两个“据说”。原因有二：其一，我不是洋人，娶的不是上海姑娘，没有发言权；其二，我没到上海实地考察过。上海那么大，找洋人做老公的不知有多少。其中有多少上海土著，多少外地姑娘？不得而知。

上海姑娘嫁给老外，仿佛是从卫慧的文字里读到的。论年龄，卫慧和我相仿。想当年她那泼辣的文字，曾把我吓了一跳。同样让我吃惊的是，她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本来以为，这个大胆的女子应该成为东方教主一类的人物，能执掌文坛的牛耳数十载。可谁知，木子美们一出手，卫慧们就隐退了。好快啊。

国人缺乏自信。不仅在文化上，在男女生活上似乎也是如此。前两年读过一本书，深入探讨姑娘们嫁给老外的理由。作者（貌似女性）说，洋

当代青年书画家张思勉先生，号哑翁，山东薛城人氏。自幼于书画领域绳其祖武，渊源有自，曲尽箕裘之美，巧夺出蓝之胜，颇有传统文人气韵，及现代人文之灵动。恬淡闲适，迹趣自然，挥洒于写意之外，权衡于法度之间。如明清之性灵文学，如五代之花间词派，于不经意间，寥寥数笔，而空灵蕴藉，余无穷之意向于画外，允为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者也。

自古谓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思勉之作岂独不然？吾观其画，正有诗意妙境蕴藏其间，令人契悟于无形，徜徉于具象。

禅悦法喜，沛然莫御，充塞于尺幅，昂扬于胸臆。吾尝玩索柳宗元之《江雪》，寂静幽渺，孤高脱俗。而思勉其画，又于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空有不二，寂照双融，禅心文胆、道气凡情，娱目雅怀，洒落通透。尤其是近几年来，独自深居，如同闭关力修、参禅

鬼子的身体和中国男人的身体不一样。据说，他们都是吃牛肉喝牛奶长大的。言外之意，他们都有奶牛做干妈，所以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都香。所以，他们自我感觉和我们对他们的猜测都非常好。

以上，是关于洋人吃肉喝奶的一点“吃后感”。

上海姑娘也罢，北京姑娘也罢，都是我们国家的公民。她们选择嫁给谁，那是个人的权利。权利所在，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有媒体报道称，白俄罗斯的姑娘貌美如花。于是，她们的国家制定了法律，以法的形式告知世人：白俄罗斯的姑娘是国宝，不能嫁给外国人。

我因此很好奇，在百度图片上搜索了一下，发现白俄罗斯的姑娘们似乎也不过如此。走在大街上的她们，有的还腆着啤酒肚。真让人受不了。

再后来我想，白俄罗斯禁止本国姑娘“出口”，如果他们的男人娶了外国老婆，或者成功泡了外国妞，是否就意味着成了民族英雄？！

文化这碗饭，在我看来，

是越来越难吃了。稿费低不说，你还得不断应付读者的口味。鲁迅生活的年代，顺便搞点西洋景就可以混饭吃。现在好了，大家眼界开阔多了，写啥都可能让人鄙夷。当年唐三藏到印度那个穷地方走了一圈，回来稍作记录，就成了千古名著（那本书是《大唐西域记》）。现在，如果你愿意花钱，买张机票，到法兰西或新西兰去，写十部书，也不如玄奘一本书有影响。

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自然也造就不同的习俗观念和选择口味。清末民初的学者辜鸿铭，走遍五湖四海，仍然偏爱小脚和姨太太。偏爱姨太太可以理解，这是男性的占有欲在作怪。偏爱小脚就让人难以理解了。用摧残别人脚丫子的办法搞性的禁锢，天理何在？还偏偏要戴上国粹的帽子和笼头。看来，这国粹真是一种怪物。

王小波在《域外杂谈·食》一文中写道：“美国人请客吃烤肉，那肉基本上是红色的。至于他们的生菜沙拉，只不过是些胡乱扯碎的生菜叶子。文学界的老前辈梁实秋有吃后感如

思勉其画，禅悦空灵

■ 牛飞雁

人定，而于大悟之后，力作乍陈，令人眼目一新，颖异非常。多年之默默无闻，似乎意在解决中国画的用墨突破。在用墨上师法徐渭，而不拘囿其规矩；于用笔上追慕吴俊，而非泥执其气度；章法布局上，则希冀潘天寿之奇崛。往往一笔摇曳，力求简约，不务繁复堆垛，于安静中蕴藏无限生机，在方寸间延宕幽远意境。

吾观思勉其画，用艺术生命体现传统，以儒道禅心开拓灵性，将造型的严谨工夫移之画作，吸收素描之光影明暗的逼真再现，借鉴于超然物外的豁达表述。千古以降，英才辈出，所描摹之形物虽同，而意趣不同，正所谓美人千面而皆悦于目。而吾意思勉近作，墨气扑面，意境迎人。乃由省而

悟，深参以证，并能时时回光返照，师古法今，于过现自我的对比中，不断扬弃，从局部的成功中借鉴发展，而非全盘否定过去、抹杀前修。画梅花，素萼点缀，枝干玲珑，墨色浅淡如银，笔法清爽剔透，虬曲老干与数点梅花相映成趣，协调至工。画水仙，竟如月窟仙子，玉树临风；亦如苍松傲立，神采飞挺。玉盏笑靥，不独超然其形，幽雅芳馨亦在其中。画兰草，纤叶厚质，细而不弱，粗而有骨，非描非画，而着重于大写，力追汉代风骨、明清神韵，以中国画法表达弘一大师的书法意境。画鱼则不过三尾，整个鱼身一笔出之，并使鱼鳍等身，浓淡过度，恰适其宜，而其意态安详，寂定徜徉，似睡非睡。举凡范物模形，无不线条

流畅，构图涵雅，诚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柄曲荷，似睹淋漓暮雨；一片落叶，如闻瑟瑟秋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无一物，有亦非有，空非顽空。而思勉之画风禅韵，空耶有耶？抑或亦空亦有耶？殆因各人之心境得而思之。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七十而欲假十年以学《易》，以期免除大过。倘以频年进趋，日新又新，则思勉之画境道风，又何限量也哉！何况近又亲炙著名书画篆刻艺术家韩天衡先生，并入室而执弟子礼，雅教亲聆，恍然有悟。“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吾愿思勉其画，于禅观梦寐之中，得其灵明颖悟，独领风骚，渐趋化境。他日再睹，当必天章云表，玉版新裁矣！

又是一年毕业季

■ 宋莺

好，“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见证着曾拥有的友情、爱情和师生情，不可复制，不能重回，但“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很多同学都在毕业留言中祝我能成为大作家，让我继二十年后放弃高薪的工作，重拾文学梦！而我中学的语文老师于毕业留言上这样写到：“即使岁月让你不再有纯纯的脸，但一定要永远不失一颗纯纯的心！”忆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毕业照上一张张青涩稚嫩的笑脸，永远停留在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夏日阳光透过光阴的缝隙，洒落一地的回忆，如一条金色的丝线串起那些曾一起走过的闪亮的日子，那飘逝的青春，美丽的疼痛，灿烂的忧伤，痛苦的挣扎，永恒的迷惘……如栀子花的清香萦绕心扉，“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啊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那些年少时的梦，“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而那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更是让我永生难忘！

时光流转，时过境迁，青春一去不复返，我们是再也回不去了，曾经的母校都已搬迁，想残忍地抹去那些曾在熟悉校园留下的痕迹！那同桌的你，还会记得一张课桌上，“三八线”两头的打闹吗？那闺蜜的你，还会记得雪地上

的欢笑，愚人节的疯狂，晚自习操场上的那轮红月亮吗？那室友的你们，还记得我们在寝室里一起做火锅吃，又溜到舞厅共舞一曲《吻别》，又挤在一张床上说着知心话吗？那初恋的你，还会记得那年的情书吗？还会惦记多愁善感的我吗？还会为我的哭泣而担心难过吗？那些当年的同窗，如曾绽放在青春岁月的花儿，“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仍固执地坚信他们仍在“我生命的某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一直在我身旁，从未走远”！

时隔多年，每年的同学会，师生们都会争先传阅我保存完好的毕业纪念册和毕业照，我们从中又会遇见昔日的美好，感受到昔日的温度！又是一年毕业季，剧情不会落幕，青春不会散场，我们不会老去，所有的情谊只是换了个地方，换了种方式生长！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跟往事干杯，遥向着那年那月的青春时光！

